



^ 21
2667
11



21
2667
11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反比及都頭去

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

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

提前後

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

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

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

通好漢本
心語亦伏
根

來不可害他張青道：「爺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

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

又挑揭一番與刀相識

長出宋公明妙

武松看了，果是鎖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為事逃在柴大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裏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你只領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

在江湖有如此人

種金如土
真好漢亦
即結孟州
和說話

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
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為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
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
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
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
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
孟州來詩曰

結義情如兄弟親 勸言落草尚逡巡
須知憤殺姦淫者 不作違條犯法人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

詳衆因
徒的說話
以為必然
而忽不然
見意外之

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
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
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
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
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
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
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
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狠
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冤死孤
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

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畧有些東西若是他好
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
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
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
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
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
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
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下武
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

安眉帶眼
字新

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恁地奈
何我沒地裏倒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
了又有衆囚徒走籠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
他如今去和管管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
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言未
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
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
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管相公正在廳上坐五
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管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
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

語愈便重
愈險使人
着急忽轉
才如
凡箇中人
一貌皆一
寫出

殺威棒那毘陀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毘陀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着旁語便見騰那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拏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畧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厮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道若沒

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鯊魚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去把索子細翻着牀乾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人來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鏝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鏝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鏝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

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了恰再計較
 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
 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
 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
 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
 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
 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
 便把藤簾紗帳將來掛起舖了藤簾放箇涼枕叫了安置
 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
 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
 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
 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
 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箇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
 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
 松想道由你走道見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能飯便是一
 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
 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
 番來了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卧一
 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
 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卓凳在

前一路來
 層層叠叠
 寫出供億
 之情使人
 疑或愈不

可解此得
敘事亦題
之法說破
如始豁然
有

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雞鳴狗盜君休笑

曾向函關出孟嘗

今日配軍為上客

孟州贏得姓名揚

斧以斯之
斯字出詩
經俗作孫
折俱非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提盒子入來手裏提着一汪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斯了將汪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眾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

情形得妙

有此說話
愈見其奇

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開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又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眾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揆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有箇關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

此四字用在此處更有味

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任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

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情始厚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蹊蹊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

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

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

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

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

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

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

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

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

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

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

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

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

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

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

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

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

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

知道却如何這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

倒教武松癡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

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

用多時二字
出末四字
未敢遂
見由是於
補見之情

便稱兄稱
弟又奇

是與出來
有播弄

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談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兄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

此一福內
盡出神力
并一切旁
觀之人驚
異之狀至
本未敢

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畧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情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箇拏不起你衆人且躬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

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在
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
真神人也詩曰

神力驚人心膽寒

皆因義勇氣彌漫

掀天揭地英雄手

拔石應宜似弄丸

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
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
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吉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
這等兒女像顛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
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諸佞的非爲人也那
施恩又手不離方寸纔說出這仰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
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
吼飛脚來時風雨馬異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
下回分解

評 武松一味剛直那得不使人敬仰施恩專意欺松
那得不爲感激

秀才要兒
女像梁紇
濟不得事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第備細告訴衷
 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謝。謝。只。陳。緊。要。的。話。直。
 說。來。施恩道。小第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
 身。孟州一境起小第一箇。諱名。叫做金。眼。彪。小第此間東
 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
 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
 坊。往常時小第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

九十箇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眾店
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
來參見小爺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
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
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厮姓
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譚名叫
做蔣門神那厮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
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
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爺的道路
小爺不肯讓他喫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

張本
便伏任原

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兒着手直到如今瘡痕未消
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
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
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爺出得
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
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
商議不期村僕說口失言說了小爺當以實告武松聽罷
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
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
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

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爺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

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般果。

獨行古禮
尊親政

破辭處不
惟消疑激
怒亦是个
中人太主
意與爲酒
色財氣所
便者不同
有是父有
是子

水滸全書

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杜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病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第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算。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

習此酒碗
生也無三
不過望來
言行有進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四

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
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
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
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裏僕人道正是這
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
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
搭膊下面腿緝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
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
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
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第如何

這三碗
不過兩碗
腳會受用

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
望施恩道兄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第不省其意武松
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
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了去這箇
喫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
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
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
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我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
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
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

平溪好大
景陽岡是在
酒上說方
不惹厭

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
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
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
出來。請哥哥深飲。既然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
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裏的好酒。果品。餚饌。去前路等候。却
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
門神。教我也有些瞻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
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
箇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
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
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
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
肆。壑子挑出在簷前。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
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餚饌。將酒
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與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
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
人慌忙收拾了器皿。迤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
一發。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
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
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

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
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華旖旎池中飄
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
貯村醪瓦瓮竈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未必開樽香十里
也應隔壁醉三家

有庄發不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脚問道
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鹹苦澀是
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宿便了兩箇人來坐下僕
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

酒多便走
一出往
之意

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
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
絮絮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
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
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你
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
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第自有
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
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
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

已到矣又
復留連敘
得有興味

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麤疎。一身紫肉橫鋪。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捲唇邊。幾陣風生。恠眼圓睜。眉下一雙星閃。真是

神荼鬱壘。像却非立地頂天人。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欄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

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那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玉冠兒小明鋪魚鮎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雲金釵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重賣酒

人境俱現

偏以此惹事此作傳

行文奇險

武松看了，聽着醉眼，逕迤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昏兩角酒下來，傾放個裏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昏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那婦人又昏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武松。

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兒見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逃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

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手扎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避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箇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棒在裏面又一箇酒保逃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爬不動

想是伺

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正滾尿流乖的走了一箇武松道
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
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遶
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
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蔣
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
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
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
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
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

修於一二
行中破解
出許多意

有此一解
却不堪前

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
去武松一蕙蕙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
額角上踢著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
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
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
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王
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
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
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事便是
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

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磨劍問不平士為知己死武松打蔣門神一則純是義氣用事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卽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三條內有吃緊句二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

三條內有吃緊句二答亦及慌懼之情

說出虎頭
出馬脚

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牛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鬢腫頸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

菜園裡澆
皮踢用糞
管快活林
鳥男女弄
落酒銚出
家和尚方
未出家行
者作用相
似

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裡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這兩箇鳥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眾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

這般剛正
大有筋力

把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小人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

不說費力
不說中
酒亦不說
快心含蘊
甚深隨人
自解

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

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
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
去向這裏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
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
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間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垂
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似此重霸得孟
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奪人道路人還奪
快活林中重快活

義氣多時利亦多
惡人自有惡人魔

暮已及深秋發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
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車漢

中每於
好漢開聚
必出
論些鎗棒
可見是何
等人便須
論何等事
不當虛會

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
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
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
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
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
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
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
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

小人哄害
人必從君
子所重處
人故易服
而不覺

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
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
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眾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
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
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
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
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
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
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
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

無因至前
即用着施
恩家法武
松直漢所
以不疑然
後來回味
情皆是許
恨委信深
此文章造
事極奇妙
處

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的大醉就前廳
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
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
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
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
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
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
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
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
央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

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
馬聲悲寒蛩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嬌豔

秋色平分催節序端正照山河

四、映、鴛、鴦、牌、亦是無心之巧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

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

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

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

都監大笑道左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

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

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

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

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

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孃養娘斟酒相勸一

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

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

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

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光明光彩照入東廳武松喫的半醉

如何宅眷
是肯如此
張都監亦
是有用之
人可惜錯

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萼唇似櫻桃。兩鬢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嫵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筩鳳釵斜插。籠雲鬢。象板高擎立玳筵。

這義相知
秀肯出妻
獻女好禮
可勝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勸盤。了爩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

殺奸淫的
武松每用
感嘆取笑
今節以爲
死陣陣之
亦足作著
意用之巧

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
良時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
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
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
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
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
拿條梢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
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
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

禁
禁
禁

此文章
打不

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
勤提了一條梢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
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逩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
聽得這話提着梢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
遭不見復翻身却逩出來不活、老、虎、全、打、倒、木、板、晃、却、絆、倒提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
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
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
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
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
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

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強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于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

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厮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賊正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厮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

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
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職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顯
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兩點地打下來
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
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
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
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
禁了詩曰

都監貪污氣可嗟
如何太守心堪買

出妻獻婢售奸邪
他把平人當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耐耐張都監那廝排這
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
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晝夜匣着又把
木杻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入
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
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
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
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
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
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

若曾營債
一番已着

一平康節
設盜一番
公以明白
行文有眉

知府宋江
是吏出身
且前曾解
說宋時做
吏之苦故
傳中每見
吏吏

的和孩子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
為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
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
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
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

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也、叫、做、結、義、在張團練家裏却與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
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
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
營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

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
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
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
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
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
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
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
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
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
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

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
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為證

職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如水

不把真心作賊心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
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
得康節級看觀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
銀子分俵與眾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
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
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

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
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
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
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
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眾人做酒錢回歸
家來又央院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
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
來牢裏請眾人喫酒買來看觀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
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
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

才不
去

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職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卷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下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

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

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

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

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

能勾再進大牢裏來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

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

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

弟央免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而依舊交還了許多

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

持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鷄在此

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

兩箇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

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

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

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厮兩箇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

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箇包裹

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鷄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

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

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防

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

世用強
使氣轉
致復如此
有快意處
必有失意
以此亦得
正點染

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的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鷲來，只顧自喫，也不休。那兩箇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鷲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斯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鷲都喫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覷見，自瞧了八分，應心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要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腳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

一段本
原有散開
可議今如
此發付才
得發意次
第之理

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箇公人。滿了望橋下便走。
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趕將下橋。
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湊上前去。望那一箇走。
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拿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
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搠幾刀。
這兩箇。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
倒一箇。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箇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
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
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
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
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
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
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
寘在。浦裏。又怕。那兩箇。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
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
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
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淹回。孟州。城裏。來。不。因。
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箇。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
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
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評 白虎堂寶刀鴛鴦樓歡宴小人謀傾我士同仇
烏若看到後來結果方知傾人者所以自傾也
不畏哉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讐要
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殺在飛雲浦下
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
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
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
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
門但見

十字街焚煌燈火九曜寺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

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兩兩佳人歸繡幙雙七士子掩書幃

當下武松人得城來逕趨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

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

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行光一見着箇燈籠出

來裏面便開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

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

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

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

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

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拿了攪草棍拔了櫬却待

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擗頭揪住却

待要叫再見應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白驚得入

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

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

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

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

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

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

○三○見○

脚踢過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
 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
 了拴縛得緊轆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
 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
 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
 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
 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接過了門扇
 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櫺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
 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冤
 所道伏侍又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客

此精細

這間極緊
無限光芒

張都監要
致死武松
肯先致生
路作熟路

人也不識羞耻唾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
 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
 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
 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鬚角兒扶住一刀殺了那一
 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
 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
 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
 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厨下燈火趁着那廳外月光
 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自都認
 得路數逕走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

不知知做
子自己的
死路天道
分明

水滸石書

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
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
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
再當重重地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
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
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
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
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麼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
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
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好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噪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丈中破了青天右
手持刀左手又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燭熒煌
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
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
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
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
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

水滸石書

第三十一回

四

水滸傳

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剝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拚得起來武松左腳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

死在
下
不
死
才

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人來兀自問道是誰武

此八個字
確奇可愛
冷語可憐
是絕妙元

水滸傳

第三十一回

五

將鈍刀說
一番愈見
警釘

○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刺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
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
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
○一毫、不○差、
○七見又提○散○一、句、妹
拿取朴刀丢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
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
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
蘭心窩裏擗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擗死一朴刀一箇結
果了走出中堂把懷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
也都擗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
撒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

這
了前門
四字案了
多殺徒

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拾在腰裏拽開脚步
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
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
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
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豪塹邊月
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
處水泉皆涸武松就豪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
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
裏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
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滕梁園

一雙鞋
不死煞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撇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詩曰

只圖路上開刀
還喜樓中飲酒
一人害却多人
殺心慘於殺子
不然冤鬼相纏
安得拙身便走

點五更入化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箇小小古廟武松逡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人兩把撓鉤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捨人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

第一氣

之時方知
痛好點來

打虎
以腰
以腰

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尚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副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正是

死為名
與知禮而
宋各是英
死而求
亦是在

水滸傳

第三十一回

七

殺盡奸邪恨始平
千秋意氣生無愧

英雄逃難不逃名
七尺身軀死不輕

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
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
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
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
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
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
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
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

武松

尋常手
此處但
將前事
說一遍
竟者或
此為牽
游衍不
前面說
十分熱
十分緊
正宜鬆

且○拏○箇○瓊○筓○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
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
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
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
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
顧○我○為○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
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
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
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
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

分冷一
如擊鼓
大搖一
必輕敲
權更後
惟方古
節奏方
心相起
此文字
得消息

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脊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尉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鳥公人也是一杆刀一箇擗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

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箇了爩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縛縛將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躊

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怨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門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只顧盪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鈎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將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下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教有詩爲證。

金寶昏迷刀劍醒

天高帝遠總無靈

如何。廊廟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卒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稟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

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搠死夫人二口。在外搠死玉蘭并姪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

彙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
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爲了武松鄴貫年甲貌相模樣
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
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
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
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
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
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
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
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

你終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
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
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
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
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
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
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
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拏
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
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

着、你、人、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
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
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卽、取、幅、
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
夜、又、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
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
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
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
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
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
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
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
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恠、武、松、道、阿、嫂、
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
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
一、身、衣、服、一、領、阜、布、直、掇、一、條、襪、色、短、總、絲、一、本、度、牒、一、
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望、皮、鞞、子、插、着、兩、把、
雪、花、鑽、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鳴、嘯、的、響、叔、叔、
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
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

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
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
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若要免除災禍

顛危好似風波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
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
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先裝漢一欠然得情景纔把
鑷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

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
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
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言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
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
了詩曰

打虎從來有李忠
幸有夜又能說法

武松綽號尚懸空
頓教行者顯神通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
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
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

細細零零
既出結義
心腸十分
珍重可以
流淚出涕

血處極下
贊詞却安
真得妙

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
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
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
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
武松掛在貼肉臂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
又分付道二哥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
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誼諸事不可燥性省得
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李我夫妻
兩箇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
山上入夥二哥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

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
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早直掇好似烏雲
遮體雜色絲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衲襖在爛彷彿銅筋鉄骨戒刀兩口擎
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敢人羅剎須拱
手護法金剛也皺眉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恠！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箇先生，攬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似好。』到我手裏，不會發市。且把兩箇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

兩隻直掣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牕問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箇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恠，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恠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箇先生大叫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裏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

兩口劒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關了良久渾如飛鳳
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拏兔兩箇關了十數合只聽得
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但見寒光影裏人
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箇裏斃倒了一箇的是
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 此一段殺說得燈月與刀光歷亂使靜人儒士亦
能憤雄

